论埃及新王国初期的阿蒙祭司

李　模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祭司是古代埃及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新王国时期（第 18 — 20 王朝），阿蒙祭司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对埃及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了新王国初期（即第 18 王朝前期）阿蒙祭司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分析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关键词：埃及；阿蒙；祭司

中图分类号：K4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2-0005-03

On the priests of Amon of the early New Kingdom period in Egypt

LI M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riesthood was an important group in ancient Egyptian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New Kingdom(the 18th - 20th Dynasty) , the forces of the priests of Amon rapidly developed. They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in ancient Egyptian society. This paper states that the priest of the Amon have obtained the achievements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earlier 18th Dynasty , and analyses the reasons.

Key words: Egypt; Amon; priest

古代埃及政治的显著特点，是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代表王权的法老与代表神权的祭司往往结成联盟，相互利用。法老利用祭司来维护、神化王权，祭司则利用王权来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这个特点在新王国初期显得尤为突出，法老们把阿蒙神视为自己的保护神，阿蒙祭司则利用阿蒙神的特殊地位，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渐成为埃及社会中有影响的势力群体。新王国后期以降，埃及王权逐渐受控于阿蒙祭司实源于此。

一、阿蒙祭司介入法老继承斗争

在古代埃及，王权与神权紧密相连，古王国时期就形成了“君权神授”理论，即法老是按照神的旨意、代替神来统治人间。因此，只有得到神的认可，法老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在新王国初期，法老则必须得到国家主神阿蒙神的认可和承认，才能成为合法的法老。第 18 王朝女王哈特舍普舒特（Hatshepsut）的神圣出生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故事雕刻在戴尔·艾尔·巴哈里（Der el-Bahri）神庙的系列浮雕上。在这些浮雕情景中，阿蒙与王后阿赫摩斯相对而坐，阿蒙交给王后象征生命的符号“安柯”①，旁边的铭文写道：“底比斯之主阿蒙·拉扮成（王后）丈夫（即图特摩斯一世）的形象，他发现她在宫中沉睡。神的芬芳之气使她苏醒，他径直走向她，她唤醒他的激情。当他来到她面前时，他神圣的形象显现在她眼前，其美丽之状使她欢悦。他的爱传遍她的身体，整个王宫弥漫着神的芬芳，那是来自于蓬特（Punt）的香气。”他们共浴爱河后，阿蒙对王后说：“克尼曼特·阿蒙·哈特舍普舒特将是我女儿的名字，我已把她放进了你的身体中，……她将在全国行使王权。我的灵魂是她的，我的恩惠是她的，我的王冠是她的，她可以统治全国。”②接下来的雕刻内容是创造之神克努姆（Khnum）按照阿蒙的指示在陶轮上制造婴儿以及婴儿在众女神的护佑下出生的过程③。婴儿出生后，被呈给阿蒙。阿蒙看到他的女儿，非常高兴，对她说：“来自我身体的光荣的部分，统治全国的王，将永远坐在王位上。”④这些浮雕生动地说明了女王哈特舍普舒特作为阿蒙的女儿继承王位的神圣性和合法性。

---

①“安柯”为象形文字的音译，意为生命。它是古代埃及象征生命的标记，其形状为顶端作环形的十字叉架。古代埃及神像有手持安柯对准信徒口、鼻者，意为使生命进入人体。

②③④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195-198、199-207、208.

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加冕典礼铭文也表现了类似的内容。铭文描绘了在一次神庙的节日上,神的行进队伍在经过神庙大厅时,神停在了当时是阿蒙祭司的图特摩斯三世①前。图特摩斯三世回忆说:"当神认出我时,他停下了,……我跪拜在神前。但神举起我,我被放在了'王座('Station of the King)之上。"②据布列斯特德解释说,"王座"是圣殿中的一个地方,国王在那里主持规定的国家祭礼,图特摩斯王子被放在"王座"上是公开承认他为国王③。可以推想,图特摩斯王子一定得到了阿蒙祭司的支持,这些情节很可能是他与阿蒙祭司精心安排的。历史事实证明,哈特舍普舒特与图特摩斯三世之间确实发生过争权斗争,为取得合法的王位继承,他们都寻求阿蒙祭司的支持,阿蒙祭司逐渐成为左右王位继承的重要力量。

二、阿蒙祭司经济实力的增强

阿蒙及其祭司对王权的神圣性、合法性的维护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法老则通过伟大的建筑和豪华的祭品来对其表示酬谢。法老不仅重视神庙建设工程,而且给神庙以大量的土地、人口、牲畜等,使神庙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

大约在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的第 15-22 年(约 1490-1483 B.C.)间,图特摩斯三世对卡尔纳克(Karnak)神庙进行了一次修建。在完工之后,他对朝臣发表演说,要用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和大量的捐赠对阿蒙神选自己为法老继承人表示感谢④。铭文详细介绍了建筑的豪华:阿蒙圣殿用坚硬的沙岩所建,内部用金银合金装饰;三道大门也用金银合金装饰;在圣殿前建立了一个大塔门,大门由新雪松制成,上面镶嵌着贵重的黑铜,等等⑤。同时还给阿蒙神大量的祭品,包括"30 坛……、100 捆蔬菜、3 坛酒、家禽、水果、白面包、1nd 香草和 1nd 椰枣。"⑥活的祭品包括公牛、牛犊、瞪羚等若干⑦。"陛下还为他制作了一个新花园,以便给他提供蔬菜和各种美丽的花。陛下还另外给予他土地,2800 斯塔特⑧土地作为神圣祭品的田地;许多在南方和北方的土地。"⑨还有许多精美的神庙器皿和用具,如一个 7 肘⑩高的金银合金大花瓶,用金银合金装饰一新的祭品桌,两个大坛子,一个用银、金、天青石、孔雀石等贵重材料制成的美丽的竖琴及许多用金银合金和黑铜制成的圣所等⑪。图特摩斯三世从其统治的第 23-42 年对亚洲进行了 17 次远征,掳掠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大都捐献给神庙,尤其是阿蒙神庙。如,他在第一次远征胜利后,赠给阿蒙神庙 1578 名叙利亚籍奴隶、4 头奶牛、3 座城市以及大量的贵重金属和宝石、家禽等⑫。这样,通过历代法老的捐赠,神庙聚积了大量的财富,阿蒙神庙逐渐发展成一个机构庞杂、种类齐全的经济中心。从一些铭文资料可知,阿蒙神庙不仅有仓库、果园、牲畜、可耕地、金矿⑬,而且有金匠、雕刻家、谷物会计等一大批工匠和管理人员⑭。

对于阿蒙神庙财产的管理,此时也落入阿蒙祭司特别是高级祭司的手中。如图特摩斯三世时代阿蒙的高级祭司麦利(Mery)就兼任阿蒙仓库的监督、阿蒙的管家、阿蒙的金银库监督、阿蒙的牲畜监督、阿蒙的可耕地监督⑮。一个铭文记载了麦利视察神庙牲畜和神庙作坊的事件,铭文说:阿蒙的第一预言家(即高级祭司)前往阿蒙神圣祭品的牲畜栏,视察努比亚贡来的长角牛、列腾努(Retenu)的长角牲畜以及沙漠中的猎物。……视察阿蒙神庙的作坊以及各种工艺的工作程序,原料是陛下献给阿蒙的银、金、天青石、绿松石、青铜、黑铜、生铜⑯。可以推想,阿蒙神庙经济实力不断膨胀的最大受益者即是阿蒙祭司。

另据铭文记载,祭司还直接占有土地,如一块题献给图特摩斯四世丧葬服务的界石上记述了法老把一块 5 阿鲁尔⑰的低平可耕地赏赐给了阿蒙的低级祭司、工匠长卡恩特(Khant)⑱;另一块现存于牛津阿什莫尔(Ashmolean)博物馆的界碑记载了一块属于第一预言家的土地,可惜不知是哪个神的第一预言家,铭文说:"土地的东北边界,这块土地被赐予……的第一预言家,在皮尔瓦沃佳(Perwahwedja)地区的 5 阿鲁尔可耕地。"⑲但这类文献很少,因此我们很难知道祭司本身有多少土地、拥有多少奴仆,但从出土的这一时期众多的阿蒙祭司墓铭和雕像来

---

①图特摩斯二世死后,其子图特摩斯三世继承了王位,但年龄尚幼,哈特舍普舒特作为他的姑母或异母成了他的摄政王。后来,她又僭取了法老的标志、徽章,作了一位女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则进入阿蒙神庙作了一个祭司。

②③④⑤⑥⑦⑨⑪⑫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II, §140、61、131、153-155、159、160、161、164-165、555-559.

⑧斯塔特为古代埃及的土地面积单位。1 斯塔特≈2735 平方米。

⑩肘为古代埃及的长度单位。1 肘≈52.3 厘米。

⑬⑮ 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V.II, England, 1984, p.120-121、176, 117-118.

⑭⑯⑱⑲ 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V.III, p.298、322, 271, 301, 322.

⑰阿鲁尔为古代埃及的土地面积单位。1 阿鲁尔≈2/3 英亩。

看①,阿蒙祭司无疑是一个富裕的社会群体。

三、阿蒙祭司在宗教和世俗领域内的重大突破

法老政府对祭司实行管理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上下埃及预言家之监督",类似的职位从古王国起就设立了,当时叫"所有宗教职位之长",起先由法老授给王室成员,后来又给了维西尔,该职位旨在确保中央对祭司的控制。但到了古王国末,中央政权瓦解,国家分立割据,地方形成独立王国。于是地方长官们逐渐控制了当地的祭礼,并拥有了"预言家之长"的衔号,神庙的管理则附属于这些地方长官们。埃及重新统一后,为适应全埃及祭礼的管理,又设立了"南北预言家之长"的职位②。它起先由世俗贵族尤其是维西尔担任,以保证中央政府对祭司的控制和监督。但到了女王哈特舍普舒特时代,其重臣哈普森涅布(Hapuseneb)第一次拥有了"阿蒙的高级祭司、南北预言家之长"的头衔③。这里透露出两层信息:一个是原先由俗人担任的"南北预言家之长"(即"上下埃及预言家之监督")的头衔,自此以后,改由高级祭司特别是阿蒙高级祭司兼任,如,阿蒙的高级祭司阿蒙涅姆赫特(Amenemhet)、麦利等都先后担任了这一职位④。这一变化实际上是祭司对世俗政权的一次胜利。另一层意思表明,阿蒙高级祭司现在已成为整个埃及祭司的领导——南北预言家之长,以前那些孤立的分散各地的祭司现在首次联合在阿蒙高级祭司之下。同时,文献记载也表明,各地高级祭司职位也常常被底比斯阿蒙神的祭司成员所担任,如阿蒙的第一预言家同时也是孟斐斯(Memphis)的高级祭司,阿蒙的第二预言家成为赫里奥波里斯(Heliopolis)的高级祭司,甚至阿蒙神的牛群监督长也成了安霍尔(Anhor)的高级祭司⑤。阿蒙祭司在宗教领域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阿蒙祭司不仅成为祭司群体中地位较高者,而且积极涉足世俗领域,除了从世俗贵族手中夺取了"南北预言家之长"的职位外,往往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哈特舍普舒特女王时代的阿蒙高级祭司哈普森涅布,除祭司职位外,还担任了维西尔⑥,第一次集宗教权和行政权于一身,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再如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时代的阿蒙高级祭司普塔赫摩斯(Ptahmose),除担任孟斐斯的高级祭司、上下埃及预言家之监督外,还占有维西尔的职位⑦。此外,阿蒙祭司还常常担任法老的掌玺官、王室书吏等职⑧。这样,阿蒙祭司不仅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凌驾于其他地方祭司之上,主宰着宗教领域,更通过担任朝廷要职,成为当时社会中的显要群体。

四、新王国初期阿蒙祭司强大的原因

首先,国家的统一为埃及的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一时期,埃及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加之大规模的对外征服,使埃及拥有了大量的财富,法老们有能力去从事神庙建设活动。

其次,第18王朝创建于底比斯,为阿蒙祭司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底比斯的地方神随着国家的统一,上升为国家神,阿蒙神成为法老的保护神。阿蒙祭司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神学体系,以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随着埃及疆土的扩展,阿蒙祭司把太阳神的特点吸收到了阿蒙神中,使先前概念很窄的神变成一个普遍的神,它不仅是埃及自己的神,还是全人类的创造神。一首献给阿蒙的赞美诗写道:"你是阿图姆(Atum),人类的创造者,你区分他们的种族,给予他们生命,使他们肤色互不相同。"⑨阿蒙祭司不仅宣布阿蒙是宇宙的创造神,还宣布阿蒙无父无母,自己创造而生,底比斯是整个世界的出生地,在那里阿蒙神创造了年月,规定了白天黑夜⑩,阿蒙神从而成为宇宙的主宰。法老不仅在战斗中需要阿蒙的保护⑪,还向阿蒙神请求神谕。如,有一个铭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当图特摩斯四世正忙于底比斯神庙的典礼时,收到了一条瓦瓦特(Wawat)发生反叛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法老单独前往阿蒙神庙向神询问,铭文写道:

国王给神献祭大量的祭品,看,陛下亲自恳求阿蒙神的出现,以便他能向他咨询将要发生的战事,……并且想知道结果如何。阿蒙神给他指出了一条好的路,……就象一个父亲对儿子讲的一样,……陛下从那(下转第87页)

---

①如阿蒙的第三预言家卡姆赫尔伊布森(Kaemheryibsen)的墓铭、阿蒙的低级祭司阿蒙霍特普和伊特胡(Ithu)的雕像等,铭文参见 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V.II, p.183、184、187.

②Serge Sauneron, The Priest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and London, 1960, p.180-181.

③⑥⑪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388、389、425.

④⑧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V. II, p.117-118、118-164.

⑤Adolf Erman, Life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1971, p.295.

⑦B. G. Davies,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V, England, 1994, p.58-60.

⑨J.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66.

⑩Barbara Watterson,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1984, p.141.

审查小组以《管理法》草案为基础，参酌加价、用人、统制三案之精神，并邀请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首长或代表如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农林部部长左舜生，以及财政、工商、交通、铨叙等部及资源委员会代表，列席会议，提供质询，参加讨论，到12月中旬最终完成了初审及修正工作。12月22日，"四会"联席讨论通过了审查小组的意见，并提交立法院会讨论。31日，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三十三次院会讨论了联席会议修正案，除对个别内容略做修正外，其余照原意见通过。由此，立法院完成了《管理法》的审议立法程序。《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制订工作也告结束。

结　语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令正式颁布施行《管理法》。如果从"戌寝府交丙代电"发出算起的话，其时已经过去三年有余。三年时间并不太长，但对于政策反复不定、苦撑待变的国营事业来说，已经是相当漫长了。更为重要的是，《管理法》颁行之时，正是国民政府崩溃之日，它已经没有施行与验证的机会了。该法颁行一周后，蒋氏本人宣布下野，不久国民政府也宣告垮台，它在各地的各种国营事业陆续被新政府所接收。耗费诸多心血而完成的《管理法》，没有对其产生任何积极性贡献，这显然不在其意料之中。对此，从外在的环境因素（如战争的冲击）或立法的操作程序上分析原因，确有其必要性。

但上述立法过程的详细梳理已经表明，在各个阶段的争论中，参与者极少从军事方面考虑问题，质疑立法程序与技术者也不多，所讨论的更多的是公平、效率、权利等问题。在此之中，既包括普遍意义的价值判定与实现方式问题，例如国营事业是以公共服务为宗旨还是以经济效率为先；更在这些美丽的幌子下掺杂了大量的部门间、行业间、公私营企业间的利益之争与权力之争，例如，关于其人员录用与待遇、盈余的解缴、审计与会计制度的制订等等。正是围绕这些问题的纠缠与纷争，造成《管理法》久议不决乃至决而无用的局面。进而言之，价值理念的分歧与利益的争夺，决定性地影响了战后国统区经济转型的进程，这使其徒然拥有比战时更为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资产，却未能发挥像样的支撑作用，反而在胜利后的第三年即陷入全面危机而轰然解体。

作者简介：赵兴胜（1968-　），男，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上接第7页）里出来，心中充满喜悦。……（因为）阿蒙送给他力量和胜利①。

铭文说，阿蒙预言法老平叛一定能成功。这当然是阿蒙祭司在操纵。

此外，阿蒙还能赐予法老以奇迹，如阿蒙霍特普三世在给阿蒙制作了精美的纪念物后，阿蒙表示感谢，他说：

我把脸转向南方，以便我能给你一个奇迹，使可恶的库什之长们背着贡物前来。我把脸转向北方，以便我能给你一个奇迹，使远至亚洲之北的国家们带着贡物前来，他们带着孩子们前来，乞求你给予他们生命。我把脸转向西方，以便我能给你一个奇迹，使你抓住捷赫努（Tjehenu），不留一个，他们以陛下的名义建造堡垒，围着坚固的御墙，直达天空，并用努比亚首长们的孩子们去充实它。我把脸转向东方，以便我能给你一个奇迹，使蓬特国家的人们前来，带着他们国家每种令人愉快的植物，以便从你那里乞求和平和你给予他们以生命②。

这些话语无疑是阿蒙祭司所为，而法老也乐于接受这一切。法老是想通过阿蒙祭司神化王权，以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因而用大量的财物充实神庙，这使阿蒙祭司变成一个富足的社会群体；而阿蒙祭司为了从法老那里获取更多的好处，也乐于承担这一切。

总之，新王国初期（即第18王朝前期），阿蒙祭司凭借其特殊地位，不仅活跃于宗教领域，更渗透到世俗社会，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对埃及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逐渐发展成古代埃及社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势力，从而对法老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这实际上也是埃及18王朝中后期阿蒙霍特普四世宗教改革的最主要原因。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古代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06JA770025。）

作者简介：李模（1971-　），男，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827.

② B. G. Davies,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V. IV, England, 1992, p.4.